

T 5235.88 / 4 482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雪鴻堂文集卷十二

通江李 蕃錫徵著

記略

先君嘗論割股事曰割股者人子愛親之極致也然國典不輕褒嘉者王道蕩平君子中庸不以難能者示鵠也而薦紳先生恒樂道之未嘗見以毀傷髮膚為議者吾鄉風俗淳厚士女謹愿自張賊屠戮後此風亦少歇矣 本朝生聚教養幾五十年來頗稱千百十一而滇雲震驚又剝膚焉幸經削平後余以衣食故流落天涯亦不省此者風物人情尚有舊否癸亥冬杪王

男 鍾眉 字 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靖公來吳中為余言鄉中年來有幼婦割股以療舅妻割股以救夫子女割股以藥父母者甚夥因念吾鄉在萬山中醫藥鮮少其出於此也仁人孝子之不得已也豈可以行之過與要名沽譽者同病而擯之哉余在數千里外不覺斂版敷具西望遥拜吾鄉風物復古有明徵矣因吾鄉已事及所見聞略紀數則筆墨淺劣不敢以傳名也

劉氏

劉氏邑之空山埧人適夫田某以雍髮故聚眾為亂當事者以兵討之夫婦被執夫以法不貸將即刑氏覺之

服狼毒以死副將趙萬邦遊擊楊英聞報皆驚異趨令救之而氏已絕命矣因歎息泣下各捐綾綢歛之縣令賈國棟為之買棺以葬氏之死其夫可傳也死其夫而得先其夫死尤可傳而以其夫死於法故弗傳君子哀之當其夫之見執也監押者悅氏容俟其夫之畢命而已氏知其不免也密攜毒藥及其夫被曳以出氏仰藥而卒計其時其夫尚未就刑也聞者哀異之時順治甲午春月也

周氏

周氏者里中民女也年十三適何某吾鄉謂之聘長漢洋謂之屯養山左謂之閑房吳人謂之養媳婦者是也

造其舅病山間醫藥少氏聞有割股療疾方遂試之至
夜靜人定後持刀下二三寸許未封裹創口即為湯以
進之其舅食訖因起甫視股間肉縮裂數寸凝血滿袖
矣其舅沉疴也雖不可愈然亦因之少延數月氏之股
不甚痛楚而痊人皆以為誠孝云

閻氏

閻氏者農家女也適李某而早寡氏守夫喪啼痕嘗在
面三年如一日其舅姑哀其幼少也將嫁之氏無言也
其姆媪矜如妯娌乘間勸之無言也其父母迎之歸反
覆曉譬又無言也惟俯首垂涕已耳先是氏夫之死也
棺木假之鄰家至是伐木治棺以償命工為治二具及

為石槨以葬也又命工為可容二棺者其舅姑哀其志
感其誠自後不復有他言順治丙戌吾鄉搖黃亂猶未
平里人築黃魚砦以避賊賊暴至圍攻甚急氏知其不
可保也乙夜束整衣帶且密施紉縫呼其夫而哭曰天
乎使妾不得相從穴處乎然不得從吾心矣其亟全吾
身乎投崖而死越三日而砦陷

某氏

某氏邑中人也何以記記其行也記其行何以略其姓
其行美而不終故略其姓也略其姓矣其行之可記奈
何氏之夫厲且癡者也厲且癡視人之目為厲且癡者
更加一等而氏之事厲癡夫也無間言率婦職焉執婦

道焉故可記也夫以世俗之澆也雖甚修謹指摘或時加焉而氏之事厲癡夫也罔有間言亦可以為良矣氏之能事其夫也吾甚服之且於其夫之病而氏割股以救也吾尤服之非誠愛敬而能如是乎迨割股以事而其夫以起天亦若憐而鑒焉有行若此深沒之不能忍也後其夫以他疾死禮葬畢而改適人焉詩曰鮮克有終氏之謂乎余雖嘉其行而不欲著其姓也然若某氏之於其夫亦愈於今之人矣其行烏容以不記或曰氏姓謝

義僕

劍之郊有茅舍焉而旌額字皆金碧其一曰風高伯道

其一曰公孫程再世其一曰當於古人中求之問之士人云劍有梁宦者世族也崇禎甲申張賊陷蜀梁宦知不免其子繩武甫三歲以屬其僕而闔門就殲焉尋山賊四起僕知勢難俱全夫妻棄其子而攜繩武以遁後繩武領順治庚子鄉薦夫妻竟以無子云僕姓王名承祖其妻姓母

貞雁

榆關唐塞上雁之南北所必經也某年野人獲一售於市蓋失羣者也樂亭某生易而飼之書舍為檻以樊之次年春當雁之北也在檻者哀鳴嘹唳聲徹雲表須臾一雁墜檻前生知其為雌雄也亟啟檻未及而兩雁已

交頸絕吮矣生哀其狀並瘞之刻石以紀其事

劉氏初葉劉氏之死其夫可傳也死於法故弗傳君子
其夫當刻死之見執也勢有夫死於法故弗傳君子
哀命也夫已知其不免密扶狼毒散監押者弗覺也
會其夫被曳臨刑氏索得水傾藥仰飲而卒計其時
其夫尚未就刑也蓋其藥驚烈甚於砥霜吾鄉所謂
澹藥云見聞者皆嗟賞之官子之棺以殯之水門之
外時順治甲午春月也氏色魯也年十三適何某為聘長
周氏二葉謂之屯養齊魯間謂之開房三吳謂之
媳婦即素人謂之屯養齊魯間謂之開房三吳謂之
湯粥惟氏任也其舅病不起何氏於夜深人靜後潛步
出戶一霜華四壁蟲語氏執利刃仰天而禱曰妾
本貧女初嫁為婦姑已隕命舅復染病萬一不諱妾
夫婦何所歸乎妾聞自古傳有割股及裏封創之有靈
雖斷腕何郵遂揮刀下視其臂肉則綻裂幾三四寸且
烹以進候其舅食訖乃視其疾雖未幾全起亦因之稍
而凝血滿袖矣其舅沉痾之疾雖未幾全起亦因之稍
以進誠孝者數月其創亦不其困之深嘉歎焉有詩紀其

事載劉公集中

閔氏二葉閔氏李其妻也適李不數年而寡三年
喪畢其翁姑哀其幼也將嫁之其父喪棺貸之鄰氏命
羣集時或以償之氏亦無言也先是遭喪棺貸之鄰氏命
反覆譬曉之氏亦無言也先是遭喪棺貸之鄰氏命
匠治其以償之氏亦無言也先是遭喪棺貸之鄰氏命
丙戌夏搖黃獨獺族人有合築黃魚若以避賊賊攻圍
急氏呼天而訴曰獺族人有合築黃魚若以避賊賊攻圍
遂志也苟不早日身其能免乎沐浴也恐未得從容
告夫靈投崖死後三日而若失守
閔氏三葉閔氏李其妻也適李不數年而寡三年
年未嘗見齒其翁姑憐其幼且無子也將卒嫁之氏無
言也但謝曰侯葬畢姑議之爾先且是語木工曰為我治
諸隣氏乃命工伐木治具以償且是語木工曰為我治
二具及葬伐石為槨泣而巳及丙戌春搖黃獨獺
姑聞而慰諭之惟涕泣而巳及丙戌春搖黃獨獺
族姓偕築黃魚若以禦之賊攻圍勢急氏知事不可
為沐浴紉縵襟帶告夫靈投崖死越三日而行也
其初藁何行美而邑中靈也何以其行也
而畧其姓何行美而邑中靈也何以其行也

者何記其事癡愚醜惡之夫也事癡愚醜惡之夫而
可記者何男女之相悅以好才與貌也癡愚醜惡
者無一焉而氏之夫又加癡愚醜惡一等者也氏
之盡婦道焉修婦職焉故可記也且其若夫人之
與貌者而不愆於禮焉修其職焉而其事癡愚醜
一而夫而盡婦道焉修其職焉而其事癡愚醜惡
療其疾焉尤可記也割股以療其夫其夫改節事
嗟而傳其事後其夫以他疾死而氏改節事人焉
畧其姓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晚節
末路之難也余於氏深致惜焉或曰氏姓謝
貞雁初葉榆關古塞上也雁之北向南遼皆道焉
其年墜一雁於樂亭野人得之某生酬以錢歸而
之書館為木柵以飼養之及明年雁之北也柵中
哀鳴異他時少焉過雁下隻蓋其匹也交頸一鳴而
絕生哀其貞烈也為塚葬之刻
石紀其事友人譚伯震為余言

雪鴻堂文集卷十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夏校

隨說

經史四十四則

余家藏通史評詠蓋南皮湯交川之著作也於春秋趙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一段余曾評其上云使簡子曰繭
絲哉鐸將何以為政又設簡子曰汝其名為保障而實
則繭絲鐸又將何以為政讀此不覺三嘆自放廢歸來
久不翻書偶一日於季兒書屋得是書而閱之見此數
語自喜當年何以叅悟到此藉使今日必不能作如是
想亦不能作如是語矣康熙辛未春三月二十三日是

日穀雨節得雨喜為有年之占故洗硯作字筆此數語
翫良象山上有山止象也其辭曰思不出其位觀夫山
之中飛潛動植皆物也而山為最靈則思不出其位正
如物之生動於山而不出於山也不出非制之使不出
防之恐其出也要如在盤之珠圓運流動而不出乎盤
如游水之魚煦沫泳游而不出乎水君子之思任其參
伍研索而不出其位此之謂止此之謂良

漢志尺者夔也夔夔同尺夔之屈將以求伸者是也蜀
中方言謂之量尺蟲字書音約者非

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
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

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
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
鳥俛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
兄嘉禾也弟稂莠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
也裂者并其土而拍之

旦字禮記注作神古文辰亦作旦其文為日見一上一
地也日出上一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故旦
明即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
注楛非禮義也或作苦史記器不苦窳國語辨其功苦
凡物堅好為功濫惡為苦又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

日沽麤也又楛監蠱字異而義同

滹沱之名其字各異說文引詩作滹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周禮作虜池史記作滹池山海經作濯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音池

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下音蝦殊音沙化音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正小鳥也畫於布鵠亦小鳥也棲於皮皆捷疾之鳥也乳媪夫為阿奢唐中宗以乳媪為竇懷貞繼室人目之為阿奢

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

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景即量之據其長短形於水面就橋柱刻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鄭注孚一作婁尹讀為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元稹出門行咏商人採玉詩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雲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用古注義也古注今不用故罕知之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非是

帑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為人之後鳥尾

亦鳥之後故以取義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若畫函也

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從獵省蜡饗農工之畢故從腊省臘於廟蜡於郊

沐而飲酒曰禴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

稷之孫曰叔均始教牛耕見山海經

邑尹王理仲云豕即旱犀一鳴洞見五臟故易傳以之一爻而備五爻也象無大小凡乳生形肖俱似大象故以贊易凡大象小象俱如之

古注置驛也郵駟也楊升菴曰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義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義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騁問諸晉以上諸駟字見於左傳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謬以為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以駟為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作者之精意隱矣

鄭莊入春秋首逐弟幽母取周禾取周麥最甚者繻葛一戰矣春秋大惡當以鄭莊為首

鄧曼論鬪伯比請濟師絕大識見絕妙議論而出於婦

人者何天方授楚信然

楚子伐隨鄧曼論其心蕩想是私歎楚武未之聞也不然前者伐羅所料莫敖之敗若觀火焉楚武已心服之矣此番若係面說未有不心折而迴車者

嘗疑左氏於周鄭交質無尊卑之別及細讀本文要之以禮一句已為鄭罪案矣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怨王交惡無禮孰甚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者此左氏之微辭也

將字本去聲讀平聲者轉注也而在毛詩讀平聲者最多其訓詁不一福履將之扶助也百兩將之遠予將之悔予不將兮送也方將萬舞無注而解說通作且將子

無怒願也請也將仲子兮將叔無狃將伯助予請也佩玉將將聲也鸞聲將將鸞鑣聲也伊其將諛當作相亦孔之將為猶將多我受命溥將有城方將大也承筐是將何人不將行也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天不我將養也鮮我方將壯也無將大車扶進也或肆或將奉持而進之也爾殽既將進也應門將將嚴正也在位之將側也仲山甫將之奉行也我將我享湯孫之將奉也磬管將將集也犧尊將將無注解作盛美將翺將翔將予就之無注意在方且之間

殷帝三十世甲六世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乙五世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天乙丙一世外丙丁六世

太丁沃丁仲丁武丁庚丁祖丁戊一世太戊已一世雍
已庚四世太庚盤庚祖庚南庚辛四世祖辛小辛廩辛
受辛壬二世仲壬外壬無以癸稱者

按周禮橋踰北為枳屈原頌橋以自况也賈誼謂歷九
州而相其君何得為原之知已耶

始皇會稽立石有刻此樂石之句後人不解樂石之義
乃妄改之按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宮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
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
一統之日十五年耳司馬公乃於滅周之後即以正統

書失之矣朱子綱目悉改之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
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余
謂此錯父懼禍之辭也今人於其子見其作事不祥恐
懼禍變痛其莫救故出語云爾若詛詈然者

吾於班固漢書知楊雄無美新之文吾於桓譚新論知
雄無仕新之日其為此說者得無劉棻之徒將披為狂
泉之飲乎抑惡獨醒之故乎先君詔余曰同時有同姓
名者仕莽朱子不察而書之如此惜未得請其詳也漢
書楊雄贊一曰三世不徙官再曰復不侯雄之人品已
不可及當時京師為之語惟寂寞自投閣此語謂楊子

爰清淨作符命此語謂作符命者言惟作符命者能清淨也莽之言曰雄素不與事則其不與可知以病免免矣復召爲大夫之下不下注脚此莽大夫之所由書歟今按傳文似召而未應命也或脫不起二字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數語出淮南子武侯特引其首二語耳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宋之觀兵陳橋也蓋祖此意而宋史猶文之曰禪去左氏遠矣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賈舉成弒逆之謀本以邀福而不免於死天道甚邇可畏哉

離騷篇首先自序與後世作文不同其曰高陽苗裔言係同姓親臣也已有不可去之義曰皇攷伯庸言其家聲於爍也即爲不可辱之家忠孝二字早於首二句涵映 庚寅以降天之生也不偶肇錫嘉名親之所教也大 若將弗及四字即承上忠孝之義天親之心二意來所以昭質不悔只從若將弗及做出 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夫惟捷徑以窘步爲一段總挈人君治亂之分 自惟黨人之偷樂兮至後悔遁而有他爲一段叙不合於君之故 自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至恐修名之不立爲一段叙已之所以不去以其培植衆賢恐老去而名不立 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九死其猶未悔

爲一段自叙所守之正 自然靈修之浩蕩兮至固前
聖之所厚爲一段叙所遇之窮 自悔相道之不察兮
至非予心之可懲爲一段反覆叮嚀屬望悔悟而自反
平昔所守之正 延佇乎吾將反當作屈平冀望語至
止息句止言吾君倘諒忠正之誠稍一延佇及行迷之
未遠步余馬而止椒丘豈非大幸乃進而不入而浩蕩
矣離尤而謠詠矣遂及初服不得已也 前先路得路
俱指君說此復路應作冀望語言望君稍悟及行迷未
遠也漢成帝答劉向曰吾將思之即吾將反也 往觀
四荒亦非求賢君即詩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之意蓋滿
腔幽憤無可告語惟出遊遣憂庶乎可耳然自顧繁飾

好修如此雖至體解亦不可忘也若作求賢君與下面
靈氛所語不重複乎况歷九州而相其君非屈子之初
服乎 自女嬃之嬋媛兮至就重華而陳辭爲一段言
不見諒於骨肉惟可告語於聖賢 玩其章法有滿眼
皆婦人女子即平日所親所厚如同胞骨肉者其所見
不過如此僅能得其相關而不能得其相諒尋常人不
得知除非聖人知之所以陳辭重華 女嬃罵辭當在
十四句止初罵悻直姱節屈姊心中亦知初服之正特
以世好朋而不可戶說也非以資蒹葭望原也六句以
上正論也想到衆不可戶說同體之愛不覺凄然又婉
以喻之而親切言之曰孰察余之衷情如曰我等好心

誰見諒之意又想到世並舉而好朋不覺聲與淚俱而
為辭曰夫何筮獨而不余聽細玩之骨肉淒涼語意如
見 自啟九辨與九歌兮至耿吾既得此中正為一段
暢發中正之道所以見怒於君者 靈修昭質女嬃罵
之重華陳辭是一腔熱血慷慨淋漓敷陳不已而於是
重華無一言屈子不贅一語何也好賢去奸國之大經
福善禍淫天之正理重華亦無可說即夫子不答南宮
适一樣文法一樣心法 就靈氛占靈氛答之且指示
之就巫咸占巫咸答之且勉勗之惟重華寂不一言蓋
行至極處即聖人不能益一辭正是屈子作文擡高自
已地步處 自駟玉虬以乘鸞兮至好蔽美而嫉妒為

一段將以中正之道告之上天而不得入 親不見諒
神不見答無已其控之天乎駟玉虬發蒼梧至縣圃飲
馬咸池總轡扶桑望舒飛廉鸞鳳雷師亦只中心匆急
欲假道以控上帝耳然亦文章家點染法也 自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至余馬能忍而與此終古為一段將求
賢女以助治而不能 前說黨人皆指子蘭上官靳尚
輩說到此告之聖帝而無言告之上天而莫入尋思悟
君一法惟有賢女庶幾枕席之間其言易入有如脫簪
待罪之賢乎內贊外助庶幾先路矣蓋又暗指鄭褒一
流人也 自索薏苡以筵筭兮至莫好修之害也二段
一是靈氛告之以去國一是巫咸告之以待時 注謂

世幽昧以下為屈子自念語蓋以察余二字也愚謂當與莫已知也語意同如今俗人亦有勸慰人用我字者則此下俱是靈氛語將攬草木蘓冀壤痛罵黨人俱出靈氛口中亦見有人同惡意且於屈子無怨懟口吻接欲從靈氛二語文為婉合 痛罵黨人不宜作屈子口中語於文體文勢極貼 巫咸語亦直至害也止將罵世語俱出巫咸口中尤為渾厚 服艾盈要申椒不芳靈氛告之蘭芷不芳荃蕙化茅巫咸告之屈子始爽然謂我初以蘭芷可恃耳乃今知之遂一接云余以蘭為可恃兮一意說去文勢亦覺健順 前有朝發蒼梧夕至縣圃一段末有朝發天津夕至西極文法似複然此

段瓊枝為羞瓊靡為糧龍駕象車事事整備而後行是聽靈氛之占而徐徐去國也前此則只駕玉虬乘風上征無暇計及餽糧不及安排車馬方欲少留日忽已暮蓋彼一行猶是汨余若將弗及一片心腸心緒繚繞到處求索直欲捫天一問不似此聽靈氛一占便雙手放下欲作物外遊細看而語勢自不重複

穆天子傳燕然一朝正周王威制遠人大機括遠人散處四荒不識朝廷體制故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以授璧故而大朝焉故下歷叙朝儀嚴整如此 按博有五臯盧雉犢塞塞為下周王以戊午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沒至辛丑而王塞王至於臺後戊寅王至自靈

臺復與井公博見王以敬賢故姑以博近之非為博也
塞字一記甚好使王果為博也者將一塞不復至井公
所矣

子僻言子長未見左傳說具文獻通攷余觀吳太伯世
家季札聘魯觀樂一篇全載又季札去鄭適衛見蘧瑗
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今改曰舍於宿注曰將舍於戚
索隱謂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
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既是邑名理應不
異今宜讀宿為戚以是攷之則非後出也
夏小正自六月以後文氣稍變似不出一手

懷恩以賊平勢輕不能固寵一念貽家禍身殃且以開
唐家數十年之患如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等事烏
得不以賊叛目之可惜有如許大功而以固寵一念壞
之致身名俱殞母子不保哀哉君子是以貴純臣也
入蔡之功李愬也而使愬得入蔡者李光顏也所以使
得渡澗而牽賊者王沛也史謂平蔡功以光顏為最信
然

舒元輿奏辨明審有才如此而附鄭注李宗閔浮躁之
譏誰曰不宜

史稱尉遲恭與長孫無忌入白太宗曰大王不先凌社
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太宗手刃二兄其忍久

矣未忍二字意太宗之欺人乎抑史臣因觀史之故而文之乎又云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悅者何也唐高雖忍未必不仁至此想亦不得不然乎噫太宗有餘誅矣

楊堅志非佳時才匪戡亂徒倚后父之尊遽萌輔政之望而鄭譯劉昉等潛蓄翊戴輕贊入朝未幾而驟封隋王饒吞周鼎嗚乎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期近出后父也哉襲跡莽操毒逾豺狼既忍於其女烏能貽其子耶尤可慨者介公之命延不彌年宇文之祚迄無噍類彼化及雖為賊臣而其姓氏猶周姓也謂天之假手以報

堅可也後之聞吾說者得無謂黨惡乎誠為克人肆惡利人之有而殺人之子滅人之宗使無此惡報將後之亂臣賊子接踵矣欲為化及者當以堅為戒又不因余言而愈甚也

史載楊堅謂宇文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等事云云後其言皆驗堅可謂先知矣然論周則明而廣秀之廢曾不之悟豈慘毒之至天奪其鑒與

劉裕以賣履呼盧之兒因利乘便而有崢嶸洲之捷此時而即攘袂晉鼎手建宋基雖曰篡賊猶可藉口曰取之桓玄也而重奉義熙復手刃東堂何為也哉使是時不俟九錫奄正位號縱舍德文視息瑯琊使司馬血循

為有宋遺民何不可者乃深信昌明之讖必煩金罍之
醜明知故殺視莽操有加焉人曰宋氏八王傳世六十
余曰篡不三年慘及二子天之報劉裕亦慘也
予讀宋劉黻傳其論陳垓蔡榮也曰始則邪正交攻中
有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其寫
小人也心術行實一一描之紙上嗚乎忠而見謗信而
見疑天下不乏人也當之者惟內省自信而已康熙辛
未五月二十四日讀蘇子瞻屈原廟賦書後

論古五十則

吾夫子在世七十三歲所際陳蔡僅七日過此以往皆
鼓瑟鳴琴日也而當年又適去魯之日所有親知皆留

魯國未嘗修問省禮設使當年有親知遠至陳蔡適在
五六月之間吾夫子何以為情至若我輩盛德萬不如
聖人而生平遭際強半皆陳蔡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
來又正在室人交謫之候然則我輩之不得為聖人即
此一事見之

大范名雍蜀人也字伯淳為龍圖閣待制振武軍節度
使鎮延安卒謚忠獻見仲淹作雍墓表小范名仲淹蘓
人也字希文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生仲淹二歲而逝
隨母陳再適朱氏見富弼為仲淹墓表則雍非仲淹之
父明矣

唐睿宗問蜀士於蘓頌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

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蘓洵經術黎醇

秦末漢初諸侯之立如傳舍楚陳涉襄彊景駒懷王項羽為五楚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燕韓廣臧荼盧縮呂通為四燕三十年之間燕凡四易姓趙武臣趙歇張耳呂祿為四趙二十九年而趙凡四易姓韓成鄭昌韓王信蓋四年韓三易姓

容齋筆談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奇矣余觀樂書有義嘴謂嘴外安嘴也彈箏有義甲指上更安甲也抑又奇矣漢蔡湛碑陰有義民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

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亦秦制也

介者按畫介別者也形體殘壞不復以好醜介懷佛書嫫母惡鏡西施愛江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躡柳見文昌雜錄躡音藉踐也楊雄十八侯贊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鄜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六書正譌云鄜俗作鄮非此可為據

張又新煎茶水粉槍末旗蘓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

文山鴻豹肥脂多脂搗名鴻豹以其善食魚也

簪短即首如飛蓬帶長即衣帶日以緩

昭烈語關張以魚水之喻而二公心安以樊世之大勳獨不可委曲開喻以安猛而全世乎託辭以殺之堅終是氏性耳

杜黃裳傳前載受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又於李師古幹吏寄錢數千繩犢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者何也高崇文之餽御史大夫文致之乎况青衣纏縷風何儉歟讀此不能無疑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士在宋世三元者三人陳堯叟楊寘何煥也亦可謂盛矣郡

志不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廔終宋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蘇李范皆蜀人也

長安形勝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注胡苑之處按漢官儀引郎中應侯之言曰陰上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花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

陳平人先生士奇崇禎間督學四川嘗記其署間二聯用六經以維三尺法可乎以道殉人焉能守道何怪家同甫言本朝乃吏書天下酌一尊於■五父衢難矣有

心衡物孰若無心敢希先曲逆手孺子善為宰社中余嘗聞百川同海萬川同月易言承詩言應禮言達其斯之謂與履此地顧名思義予欲無言爾先正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德以裕政以從道以能非苟而已也想他平幼學壯行爾則何以次聯為順慶果州公署設出聯易詩等句隱順字對聯德政等句隱果字也先生每語諸生云今天下只得個半秀才一個是黃石齋半個要數本道先生福建人

梁太素以景德元年甲辰卒年九十二則雍熙二年乙酉至是登第二十年是太素以七十二中式也

友人向搗吉令柳之馬平言其治山魃或入市肆或臨

溪而漁不甚為崇有某公以大礮擊殺之為猪形一足相傳為秦始皇木客入山不回之遺種

殷浩固盜虛聲而謝尚王濛居然時望乃竟為所欺至有深源不起如蒼生何之語可見東晉之無人也

齊宰相趙彥深母傅氏碑題額云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賜以侍中猶涉嫌疑况兼妃號乎豈元魏先有侍中之號而齊踵而益甚耶

說苑人有沽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今詳之而酒酸不售似當云酒酸而不售謂至於酸而不售也若酒酸則不售

宜矣又豈狗猛之故哉但酒之醇者愈陳則愈佳亦無因久不售而至於酸之理則謂至於酸而不售亦恐未然此未能彊通也

余見一書云梁武帝好佛佛以大圓鏡照四大部洲每歲輪轉正五九正照南瞻部洲禁殺生故正五九不上官從此或曰唐憲宗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下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曰然即溺之路溫舒上書有曰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是以刑人之血流漓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周韓所謂獄吏典犴狴之吏也溫舒

所謂獄吏聽斷之吏也二者惟聽斷為最酷當此者可不以天道為念哉

余同案十八人姓字住址經書余皆知之自先年流落至今四十餘年或每歲節令改易則來胸臆間月必怵余懷者六七次則朋友為五倫之一信非偶也因記如左時康熙丁卯夏五月廿二日

周泰徵 趙一琴 屈壽朋 何南杰

向抒奇 向星 向翼雲 王鳴遷

郭世珍 任弘 何登甲 何天佑

王小字 王小字 王道彥 向作楫

何產麟 李蕃

野客叢談云世言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謂事不合格者為杜撰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飾神道碑石叅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杜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則杜撰之說其來久矣愚幼時見蒙館先生云杜預博學然亦多以無據者注解古人書解者少後人稍讀書始知為預傳也故云杜撰或又謂專指春秋預傳春秋多以私意注之為杜傳字又作撰

晉書稱烈女鍾琰適王渾生濟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夫授受不親先王之教以別嫌也琰對夫慕叔戲謔乎何至此乎傳烈女而以琰附附琰

於烈女而以此言附嗜其不知醜也

賈太傅新書言王太子懸弧之禮有曰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按周禮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注曰犬屬金故於祭以祭其說與此異

賈子曰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昆弟按此則從字當平聲今俗作去聲者非是

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府建九喇法戈火著木勝

架勒四則溪府建大方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府建水
西此平西開水西三府地之名

或謂呂不韋竊集羣儒議以成名余觀十二紀八覽六
論如出一手豈秦去古未遠有隱君子著是書而不韋
攘之耶此蓋因異人事而因傳會以甚之耳余謂不韋
智術可以移秦祚必有大過人者後世莽操之徒聰明
學問非人可及特以出身非商賈故信之無疑然則世
之君子其慎勵行檢毋好封殖則鮮有譏議矣

宋太祖時江南遣徐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
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自華陰道逢月出
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太祖詩洵

雄傑矣然纔到天中一句未免為有宋詩識中天則將
昇之候也太祖之不能取燕雲於此語徵之况月豈離
海而遂中天哉豈待中天而萬國始明哉偏安之業此
語定之矣

杜工部公九齡書大字公不以書傳觀公文集文止數
篇亦不以能文著惟一詩聖千古奇窮畢一生公之榮
名蓋亦難及也

邵公濟言呂文靖公為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
慈聖謂曰今歲難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容妾還
家進入歸索其家得二十合文靖入問何所用夫人告
以故文靖命止進一合夫人曰臣庶自相餉遣猶欲豐

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微物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非吾靳也此似秦檜妻進子魚事文靖不宜有此

容齋題跋言雄自叙所為文及漢史本傳并無所謂方言今輜軒方言余家有之薄遊四方亦未有稱名物如書者竊亦以為偽作洪氏先得之矣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司空圖表聖有俊才咸通中進士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又云巢賊之亂避地中條山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圖負才慢世時人惡之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余詳巢賊之亂拜跪者累累朱溫之篡稱頌者容容胡中條山中有表聖之廬

耶此史想成於附巢臣溫者之手故云云爾

辛癸雜識云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乃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遂破衣敝屣隨房乞丐以足日膳按本傳後主欲相熙載惡其畜女樂不加檢束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盡出羣婢乃大喜以為秘書監未幾卒後主痛惜之以為不得熙載為相乃贈平章事是熙載未嘗相後主也亦不見懼禍乞食事

老學菴筆記王黼作相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秦熺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

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際余聞張江陵歸葬有布政爲之衰衣執杖而隨後者想權貴之勢所在皆然

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宛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云云途有處女而彊與之言可乎此誣也且婦人亦非所以謂處子者

漢史譏楊雄爲莽大夫桓譚新論以爲雄未仕莽也如劉勰程器一篇班固諂竇馬融黨梁不爲稍諱至楊子止曰嗜酒而少算劉子豈不讀漢史者哉此可爲不仕

莽之一証

直不疑償金事當時稱爲長者余謂誤持金郎仍歸金其主其人固賢者哉惜漢書不著其姓氏微斯人不疑縱長者何以自明

漢書周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注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注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師古曰陰密也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據下文入臥內則不泄宜從張注

後魏江式曰晉呂靖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以宮商角徵羽分五卷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靖非始於沈約也論史有爲四誥之說夫以高祖之智人烏能以僞售若

其可偽是明知太子之不可易而姑借是以謝戚夫人耳則四皓者殆即虛聲之盜者與

帝丘之對濟漯之辨既極詳覈而別著有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數十種直博雅君子與奈之何一言而移唐祚禍及唐宗韓來褚孫之或逐或死皆身為之雖多學博識奚庸乎書許敬宗傳後

讀奸臣傳至其嫉賢妒能欺上罔下處不勝憤懣幾欲廢書余乃思得一法先觀其傳末後徐讀完可也

隋書尚矣文中子不得列名於文學之林徐洪客不立傳於隱逸之數覽之不覺歎然

魏古弼傳既曰太宗賜名筆取其直而有用後又曰世

宗嘗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又曰時人呼為筆公未免重複矣

余讀北齊崔季舒傳輒思以利劍剝其肉而本傳不載毆帝事豈為人諱惡耶

劉元海雖以假托之詞欺飾宇內而口誅曹瞞之奸洞悉典午之禍令讀漢史者不覺拍案起舞

武侯黃陵廟碑讀竟如置身三峽下見波濤洶湧山石離奇時有哀猿飛鳥亂出入人耳目表惟遂蒙劉氏四字此時漢已四百年似不宜別為姓氏字豈亦先生臨文之誤乎

論詩文十七則

文章怕空疎又忌填砌空疎則其弊為孱弱然養而充之可致雋永流逸若填砌則其弊為齷齪為陳腐為板拙久而愈深無復出路矣

蘭亭以字顯文不入昭明選議者謂天朗氣清四字為累余謂此四字不足以累蘭亭也春和景明安在暮春無一日之晴明耶大約此文信筆而成未經改定即如一懷字四見篇內興懷則兩見矣乃世猶謂羲之粉本於金谷序則未可為之辭

秦少游主試單騎見虜賦程文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撒衛四環

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茂擒虎之威失隊而趨如棄華元之甲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兮盡棄犀兕之甲

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 孟嘗夜度函關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文章自漢而後代有作者而戰國策則左氏之次先秦之上者何也簡而確華而不靡妙喻而中長言而宕無填砌齷齪之病後生讀者取其文勢筆致可也至若諸策士視六國如傀儡吉凶禍福惟口舌是任而一意規

圖於富貴利達者吾不欲汝曹效之也
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

智過親二國之計當云魏之謀臣韓之謀臣桓子康子
四字似是注文而誤者

習鑿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
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
城邑懷羊公之風蘇子瞻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
廬敖之所從遜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
而吊其不終米南宮北觀亭記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

獻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
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推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
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
而睚眦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
之荒墟也汪彥章京口月觀記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
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警也朝應期天開圖
畫樓記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
有隋煬帝之遺跡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
魏太武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

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
尚可償乎五人所作習開其先應推獨步其次則蘇米
兩作雖似學步而文句却不板腐居然作手若汪若朝
竟開今日時文一徑矣而要之習鑿齒之先在左傳已
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為之先鞭矣

杜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
云陶令門前冑接離亞夫營裏拂旌旗此叶後之始
瑯環記小黃女子名觀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子曠
寄觀云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黯安得千金
遣使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

翫詩意心共石頭堅已是相思更燒鵲腦豈直為其相
思乎當更有深情矣

謝幼睿縫衣詩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
針入處心俱痛素練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
牕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尾
句固佳但宵來一覆更添悽惋不若黃夫人行人稍去
倩一個行人稍去只恐怕路迢迢衣到遲似更親切真
深念征人者矣

芥隱筆記云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故右軍用之
蘭亭叙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辭耶
余以蘭亭叙以石崇金谷叙為粉本故文選不收

老學菴筆記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
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見近臣亦足自慰矣見
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於天涯乎余謂此微詞
也寓內多事正近臣効忠之日而近臣在天涯非貶斥
忠良而何

樂府古題有董桃行一作董逃本後漢童謡也

西溪叢話載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
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國地至
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按細腰亦只行於宮女耳與
臣何干此墨子之僞書耶

黃州之貶在朝諸人所爲小試手段也良以子瞻先生
豪邁之氣上無古人絕羣一世故稍於遷謫中一使其
沉鬱頓挫耳而先生且於秋高氣爽時泛舟遨遊也方
且快水波不興誦歌自得視萬頃波濤不以怵其志焉
攄遺世之想發登仙之思先生真樂矣然桂棹蘭槳似
怨空明流光似慕渺渺予懷似泣美人一方似訴客不
知也乃倚歌而和之先生乃將怨慕泣訴四字自客口
中發之月明八句言怨也方其七句言慕也固一世十
四句言泣訴也先生乃莊語告客曰客亦知五句言無
容怨也自其變五句言無可慕也且夫四句言無可泣
也惟江八句言無可訴也置怨慕泣訴在衆人意中衆

人口中先生惟是泛舟赤壁之下徘徊斗牛之間而已
在朝當軸諸公以爲豪如子瞻一入黃州冷署閑曹則
必怨怨則必慕慕者慕還朝也慕而不得則泣泣而不
得則訴至於訴則小人之技得矣先生却於歌中四句
帶怨慕泣訴之影以引動客倚歌一和正襟一問將衆
人心腸染寫一番然後將自得之樂其決不出於怨慕
泣訴者暢快言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即先生之無盡
藏也憑虛御風羽化登仙真有獨得而衆人固不識者
蘭亭記文章家極喜之寫臨帖本無慮數十家而昭明
太子獨不取說者謂天朗氣清四字似秋景故爾余以
爲非也篇中多複語故也如欣於所遇下暨得於已快

然自足二句可以不必直接不知老之將至豈不健甚
足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句不接帖况自夫人以下至豈
不痛哉文氣不貫似有脫誤昭明文字貴筆筆用轉宜
不取此也

杜工部之贈宗子也勉之以耕鑿嘉之以衣冠咏其年
豐之願處家之勤而勗之以詩書經營足見古人之善
處同宗也至明之錢鶴灘贈其宗人而加一字以爲笑
謔此世風之薄也亦吾黨之罪也君子觀於此而知升
降之風俗焉

唐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余在蒲津書院山望黃河之勢
誠有如所詠者又檢唐詩話爲黃沙遠上白雲間誦之

之而塞外寥廓寒涼之狀宛然在目似較河爲勝

示兒十二則

在屋漏可對大庭坐白日嚴於五夜士君子要作世間不可少之人須存人前可說出之心

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夫華堂廣廈肆席張筵清歌悅耳妙舞當前忽有狂夫張拳罵座亂籩豆而式號歎嘉賓勝友未有不變色而起選僻而遁者也則不知其秩與溫溫其恭者孰愈乎尊官大爵能檢束使人易近者何可多得也

曾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借明朝力伸縮相加莫浪疑余自先君棄世應門無人順治辛丑北上先一歲八月得一僕相隨入京便同臥榻時人皆笑余之不分也偶讀是詩若有合焉因追和以貽諸子曾是啼梨啼栗兒嬌癡豈意供奔馳忽離顧復惟依我乍歷風霜却傍誰但盡吾心自易使此猶人子豈難推陶公遺力家書好勉學先賢慎勿疑

余性喜讀書每見古人行實有符合處則甚喜惟於清廉之蹟則慚愧而不安奉父師之訓讀聖賢之書雖不敢甘爲不肖而處於時勢不得不爾奈何回思做秀才

時不覺媿汗浹背也

凡署中几案器皿有出我自置者有百姓供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姓耳俱宜愛惜語云為天地惜物為此身惜福念之念之

蟻子時啣土而成大垤學者時問學而成大道

山居僻處師友已遠愛我者稀誰攻吾短惟茲謗言日月殊檢辯之固非怒之已淺我孟子云必三自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善求藥石古人豈鮮

爭桑而吳楚構幃笑而晉齊爭天下事皆由於小可不戒哉

讀書其難哉當其做秀才見先輩懿行必曰我庶幾行

之當其歸休時誦先輩格言必曰庶幾我無媿如此亦可謂之讀書矣凡人可以對聖賢即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區區祿位之去來生計之豐悴直不必問癸亥五月初三日早起讀于忠肅公晝夜長短吟不覺快然自得為之手錄一過公一代大儒名臣小子何敢望惟令今日誦之無媿可以自慰雖坎壈何傷

不忤不求是大學問人纔能到此子路終身誦之未為不可而夫子猶必進之曰是道也何足以減學問安有止境乎

嘗觀古之用兵者上軍中軍下軍皆有將蓋二千五百人云今之為大鎮者號三千實則二千人而止可知其

不貴多也諸兵士日月訓練教以坐作進退之法豈止試其伎倆哉務使兵與將習將與兵熟也熟矣可用矣而又於二千人之中五為之長十為之長五十為之長百人為百長凡此五長十長五十長百長又暗擇其伎能精好步伐整齊者拔之戎旗下於戎旗又拔其尤為內丁夫而後為百勝之兵老夫髦矣於文章之道久為生疎然竊觀於兵不古法非善兵也書以付之

山左朱丹水先生為御史巡秦中抵西北值有馬格納佛寺左右以聞先生往觀之像皆淫褻先生默無一言門下客請曰此非誨淫之蠹乎曷不詔屬吏一炬焦土亦扶持風教事也先生曰此寺傳來已久豈無端人正

士來游於茲者乎而未有議及此者想自量也我輩識非傳奕學不韓愈冒昧一旦久之而吉凶悔吝之途未免搖惑其見笑於後賢不更甚耶容為余言余屬筆記之

論書畫十六則

子昂書畫精絕晚學子昂字體者流於妖邪猶自有一種媚氣溢於楮間盍取子昂書帖觀之果如世之學步者否

臨帖作字人謂至樂然樂亦奚定哉孔顏相對千載無有惟自得之耳

小歐法久重當世大約古勁之氣見於眉宇如其人云

字學之有聲類也自李登始也其分宮商角徵羽也自
晉呂靜始也沈隱侯求宮聲不可得乃有平上去入之
分而分平聲為上下沈約始也

第三兒每欲學書余欲教之而未能也近來頓發頭風
每作疼痛異常雜憶往事以分之因評其字曰頭笨肩
肥勾深撇重從此求之庶幾矣

孫過庭謂獻之潛易羲之書譬以羲之云去時大醉之
說以譏獻之余謂獻之此帖饒有父風學者臨帖當自
具手眼不可隨人上下也

學者以字名佳事也然亦難事昔宋歐陽文忠尚不敢
輕書澄心堂紙况後學乎試觀古人筆法精處何以遠

過今人則得之

余昔遊漢洋得大觀樓帖守為世珍及得淳化帖而知
世上止此數本稍為增損云爾康熙癸酉之春余訪仙
翁表叔見案上淳化帖內懷素帖與家之二帖有出於
家帖之不載者何也豈鑄工之去取有非編輯者之過
耶

聖教序者大唐太宗文皇帝為三藏法師而作也字本
晉書序紀晉代者以太帝性嗜羲之書法爰截取羲之
書集以成序今人謂此序為右軍書者誤也余表叔家
藏帖甚富遭滇變而遺失錯落者半余以暇日往訪見
案頭書帖翻閱而得聖教序二余謂尤物不可有二因

得攜一本以歸而紀其首云

後學臨池貴歷徧諸家字體獨得一法於諸家之上斯爲上伎若獨取一家而宗之即工其變吾不取也

赤壁本有子瞻真蹟年久漶滅後惟至大子昂寫本存焉余家藏石刻黃之榻本也而錯誤二字豈子昂有誤筆歟抑有時忌歟茲刻無錯誤想屬臨本

臨池學字極雅逸事然須無俗事纏擾焚香拂案研水新注時拈管作一二則審度情事安排几案調和辭氣然後出而見客

王覺老筆墨盛於一時觀筆勢矯異處有鶴飛鳳舞之致使今日人口不噴噴云云安在非今之名筆哉予不

爲此人惜而爲此字惜吾不識今之談字必以覺老舉嗚呼人至今人可知矣

戊申長夏無事兀坐閑庭壁上懸趙子昂書赤壁前賦石刻日誦數過以消永日覺於前賦得其影似漫筆疏出往年在吳中兒輩哀集舊稿尋求往疏遺失無存欲續成之而放廢播越憔悴枯槁非復故我矣今早偶步田間追念曩悟較前日略進焉復筆於此以告後人

畫家三昧方外人多言之而當行不見者何也予生平拙甚舉世所謂四雅事未能一媿不及洗也及見蘇子由獨謂性不喜畫山水竹木遍滿大地惟不見鬼人又何苦見鬼殊以自慰解然竹牕燈夜倘得揮灑數筆亦

人生快事也

龍眠以山庄圖為世寶此卷不知果出伯時手否余不知畫亦不敢妄為雌黃然讀宋史文苑謂伯時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終之曰因畫為累故但以藝傳似惜龍眠之以畫著也康熙丁卯五月二十一日書

雜記二十四則

海鹽張靖寧之景泰中朝士言一日晨出夜歸天色盡冥入室更衣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梳上品熒流落凡三四見其夫人相顧失色不敢言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言之答曰先君為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余令山左於夜起受緊急公文取

梳上衣袞袞火出心疑之以事急著衣去竣回試之復然後每夜坐去燈輒以手拭衣火隨手發不必綾也今年邁歸田舊衣不復作此狀可知已

雷威斲琴無為山中五音未得有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可鼓矣忽不見如法斲之佳絕蘇子瞻書雷琴云八日合不知何等語也八日其已戊日之間乎蓋自庚至丁之八日也

西溪叢話載昇玄子伏汞圖有試鳥腸消石法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腸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為

水而得長生矣夫飛鳥不能過其上又身上諸蟲盡化為水只此二語鳥腸消石已明明不可用彼服之者是自投水火耳

老學菴筆記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庭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余又聞宋以寒盡五更頭之謠而減去更點云

老學菴筆記宋白集有賜諸道賀登極進奉詔書內云輒由俸祿恭備貢輸乃知當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如故可謂厚恩矣余謂以俸祿為貢輸不若以庫金宋待士之祿亦不厚於往代

而修貢輸之後將何以為計耶

邑尹王公理仲楚人為余言幼時抱病尊公召一道士治之不事藥餌與之對坐書室中以草敷地而坐其上至三更覺道士腹上火氣烈於夏日映公腹上熱不可當道士俾無他言坐三日夜而病良已云

秦楚之間謂母舅之妻為妗見譚友夏集中考劉熙釋名無之知自為其鄉俗呼也

周櫟園天中人余為童子即知其名及後詳其行大抵負不羈之才而深達世故者閩中人及青州人皆能言之今其人亦有不可及者噫嘻

櫟園備歷險禍卒得脫免蓋有才有膽有智人也往過

關中遇一人能道公之所為其為人恒行人所不能行
而其遇亦人之所不易遇卒建節青州歸老白下豈易
及者哉此在他人殊非難事而櫟園以彼之所行所遇
而致之則固不易也

張公士聯為招遠令時崇禎間也以蜀亂不歸因家焉
康熙辛亥余以監盤之役宿招公館次日有門斗引二
童子來其長者可十餘歲幼長七八歲公之孫也皆備
身為牧豎余稍資助之為其長孫娶妻次者訂婚雖未
能拔之於安富之地而室家之願粗可慰心既而余被
逮離任我躬不閱遑計他人乎今讀公之詩因筆於此
丁卯九月十三日

市兒以書十冊得錢四十文即棄去及取而閱之情史
五冊有無不足為輕重其五冊為證治準繩茲帙係傳
世成書而致令殘闕余實不忍雖江南坊肆書頗易得
而藏此之家缺而不備亦人生恨事其訪原主以此奉
還癸亥二月二十一日記

劉季子與余同登鄉試曉後值先君之變不及一晤迄
今二十八年乃得相見於漢陽江上阮途之艱較余似
甚而對客高談條然自若撫時安命毫無戚容且自信
行踪坐俟天定知止君子風度如是余甚服之甲子夏
五月十八日記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稍

得佳趣此子瞻語也余官黃五載百務經心退食之暇
諸兒就塾兀坐一小園中時伸紙一幅臨帖作字而鄉
思離情觸緒紛來覺無甚佳趣何耶我乃知子瞻先生
過人遠矣甲寅十二月丙燭書此

經生家經書而外能熟通鑑綱目已可為博敢責之以
廿一史乎即或讀史能涉獵於本紀列傳已為博極敢
責之以天文地理曆法郊祀禮樂諸部乎然有其書自
有其人安知不有過目成誦之奇男子起而讀我所藏
之書者又使人可不藏書矣敬書於此以俟後人康熙
丁卯春三月十八日書於翻書次

閩中任先生諱道清幼失明博極羣書琴碁詩賦妙絕

人間止記其迴文一首眠鷗白浪輕沙淺雁落青林古
嶂空烟鎖翠屏蒼過雨柳垂青縷細牽風天連水遠春
江碧日映晴霞曉曙紅便醉一樽芳醕綠年華此日勝
游同

涪州江心石魚見則年豐

耳目口鼻手足身之用也佛菩薩亦然而世之繪想大
悲者曰千手千眼謂菩薩之變相也未聞有千耳千鼻
千口千足之相者豈其獨示變於手眼而餘固弗能耶
抑其證果得力止在手眼而餘為無用耶不然手眼之
變可與瓔珞莊嚴采施陸離而其餘未免礪磊龐雜有
累好相耶又觀內典有千百億化身之佛則其有千百

億之耳目口鼻手足可知也但各化一身自分屬各身
而非千百億之耳目口鼻手足畢具於一身也今傳之
盛者惟曰千手千眼其必有千耳千口千鼻千足之變
特余未及見聞焉耳然聞之五蘊六入色受想行識聲
色香味觸法皆其日接於耳目口鼻手足者也諸所有
無窮剎塵身有限如欲逐逐而昭之非耳目口鼻手足
千百億不可而大悲特用千手千眼何也竊意耳之於
聲也有清濁高下遠近微鉅雅哇之不同口之於味也
有酸鹹辛苦溫熱寒涼邪正之不一鼻之於臭也有香
穢醇烈芬酷之各異接於耳口鼻者莫不先經於手而
品之以眼則是五官之為用尤特眼以總之彼所以不

曰千眼千手而曰千手千眼者或在是也

帝君殿成予購地大可五畝四畝在官道南一畝在住
持欲刻石以貽後人慮侵占也予惟歐陽永叔記菱石
蘇子瞻記四菩薩可謂曲盡人情恐貪如蹠躡未有不
知惕者然二公所愛者畫與石耳而吳荆溪林下偶談
猶以此石與畫必不免况茲地乎

華山松五株稱五將軍武當山歟火崖宮前古松數百
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恒山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
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偃土人云是嶽神所寶護人
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五臺南峪
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杉掀空嶂谷霍山峪山墮廟外

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恠枝皆東向五臺山大唐神州感通錄云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貧者士之常常恒也惟能恒者貧試問普天下人當衣食缺乏妻子讐懟友朋改面而自守澹如者何人哉余辛丑北上六月還家抵河南洛陽道中見二僧身色如寺門金剛眼目鬚眉亦如之三目四臂其上臂於額上合掌持飲食則用此臂之下生者余甚異之恨未得交一言叩其中何如也

賁字前漢音肥後漢音奔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去滎陽出城

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去車騎獨乘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徃徃夏侯嬰中御高祖在左樊噲參乘為右

劉韻作九章算法方田一米粟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勾股九賈山至言八十者二算不事謂免米粟也

家庭十一則

芝坪者余世居宅也地產靈芝五色陸離稱佳植焉余兒時誤以簷葡充之憶及不覺自笑徃以亂離人煙凋耗先大人率不肖避兵於朱陂山砦土人以余父子故故指砦下為芝坪訛也五世舅祖謂先祖云聞汝隣人

有以汝居芝坪為字號者余甚不平惟汝居址為芝坪地不過十畝其他皆非也汝誌之今次子築室其上因為芝園云

先祖手植桂樹二株自祖即世桂忽枯死越次年各發一枝亭亭有千霄勢是秋便已吐花結葢矣先君因成一絕云靈根初毓歷風霜忽訝新栽花已黃想是先人培植厚縱然零落復生香

先祖即世祖母馮在堂時應門無人先母承歡菽水家庭之樂未苦貧也先君有詩云夫讀妻縫到二更夫妻兒女一燈明烹茶枕上問慈母此是吾家夜太平

先君客漢洋思家作一律詩云離別枌榆徑已荒難書

隻字到衡陽每將幽恨添詩料強為排情潤酒腸此日異鄉憐柏蔦何時故里奉蒸嘗昇平有象招逸逋那怕金牛蜀道長又一絕句云歷落崎嶇滄海更循環不可問天心傳家自信善根遠到我何緣業報深又應漢洋友索句云回首鄉關蜀路遙客懷抑鬱極無聊翻書莊誦心猶壯搦管閒題韻不豪為甚詩腸偏結澁還因山徑自蹊茅短腔下節慚巴里怕向名家漫染毫又戊子歲在洋州浮石寺同蘇元素談蔚若中秋夜坐作云入秦秋色兩平分一望庾樓一愴神佳節枉從愁裏過良朋每在客中親異鄉骨肉風塵聚別院芝蘭臭味新此夕樽前同翫賞清光常自照離人

崇禎癸酉冬十月先君命不肖就傅羣弟子修束脩禮
先君魄獨腆先師馬龍喙先生撫接告語諸昆季甚喜
不意先君貧甚而不從苟簡也即走筆致先君云吾輩
家風澹泊而已何必過為禮耶謝謝小圃紅梅盛開初
二日屈君共賞之惟惠臨何如不肖時年十一迄今五
十七年矣今早偶憶是書不勝淒楚時春雪滿山大兒
赴南隆謁戴房師去仲兒季兒在山庄呼而告之並記
於紙已巳二月十一日不肖子蕃泣血書 一滴何曾
到九泉傷心當日賣良田養親貽祿成虛語每憶遺書
輒泫然

先王父為屈坤維先生

諱思忠

宅相八歲就傅即不嬉戲

不出戶庭治舉子業坎壈不售齋志以歿蕃猶及見篋
中左國史漢性理通鑑諸手澤在焉丹鉛數重庚辰辛
巳間吾鄉寇盜充斥焚燬滅裂先君子拾斷簡而泣顧
蕃謂曰積書貽穀先志也不幸罹此苟得志其念爾祖
蕃雖不讀書而受命不敢忘所以昔年三赴公車輒貲
斧中竭皆以市書致匱即有笑蕃為嗜書癖者弗恤也
及叨任東海知交投好輒以書又時捐囊索以購易之
蕃書頗富有寄致吾鄉及中塗者其為魚蟲蠹蝕亦不
知何狀已未秋因觸當事怒妻帑南遷尚有十餘駝癡
重難移每動道左之疑然亦何能啟笥徧示以相白也
而諸子男又頗好書見奇書或善本輒購易弗已壬戌

秋余自謫所來見架上帙倍增於舊訓止之弗受也噫
兒輩所好非不正也蕃何忍彊為抑止以違祖先訓顧
讀書必識字士生今日正當以識字為急著如使徒飽
萬卷而弗本字義以行之正與書肆賈兒無異茲因季
男眉得賈子新書而書以貽之時康熙癸亥季冬二十
二日也

子子說先君所作也先君遭亂避之漢洋已丑春日乃
還家得某氏子而子之為此說以誨不肖今此子已歸
其本宗然先人苦衷不敢忘也謹筆記於此云子者子
也子子者子其子也人莫不有子人莫不欲子其子情
也人有子而子之無庸吾子矣為人子而人終子之亦

無庸吾子矣至於人有子而弗克子之為人子而弗克
為人所子而其欲子之心將終不得情也乎哉勢也嗚
乎人有子而至為人子為人子而至見子於人勢也如
以勢也則竟人子耳見為人子則將不得為人子矣是
不得為人子而為人子寃以為人子而不得為人之子
者如是者何多也則不以子子也吾已有子矣幸而吾
得而子之吾之幸也即吾子之幸也而此子乃不幸而
為吾子竊幸其為吾子也人之視此子與吾子有以異
乎曰異吾子之視此子有以異乎曰異此子之視吾子
視吾子及此子有以異乎曰異而吾無異也吾欲吾子
之成立也即以成立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有室

有家也即以室家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成立有室有家也而永且久即以永久吾子者子此子即使子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吾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他日此子見吾曰此子我者也見吾之子曰此子我者之子也則吾子子之心亦如是焉已耳其報吾與否與及吾子與否吾不計也癸亥二月二十六日蕃書

蘇明允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順治戊子先君避寇秦中中秋飲浮石寺有詩云佳節枉從愁裏過良朋每在客中親此暗合古人也

余次兒年六歲三兒年四歲每於燈前爐際教以古人詩詞頗能記誦時令誦之以破岑寂未嘗不願解也三

兒呶呶唔唔有聲無字輒於嘻笑之間謳諢數過余笑問之曰此何曲名曰梅花樹也復喁喁片晌向余曰此桂花樹也次兒遂舉坡公清夜無塵一首以甲之終不若其天籟之發也一日檢說文注曰徒歌曰魯爾雅注童子歌曰童謔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然則徒歌者即有聲無字之歌也因得句云誰將文字亂天真天真露出語倍清滄浪孺子猶多事拍破人間足與纓吾少時侍爾祖食頃未嘗不舉古人名字事蹟及典故出處以相示其疑難字義輒以箸蘸羹汁書案間今吾薄宦升斗兒輩無從受吾教吾亦不暇教兒輩苟其能

自得師便是豪傑之士

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鼻得臣義躍得臣酒書黃長孺論王逸少諸子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昔之賢者皆有以貽其子余碌碌風塵為牛馬走無一善可取諸兒何以自善耶孟子不云乎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念哉念哉

紀夢十五則

乙卯夏閏五二十二之夜夢一僧持二杖若檣楚向余曰某甲願以此受教門下余授筆為數語示之曰我有性未能治有身未能脩有子未能教有官未能作有家

未能歸政須借老衲拄杖每日痛責二十以消虛度如何為某甲說法僧稽首而退

丙午二月十一夜夢文一篇內記二語世不無張弓於影室聽讒於霜瓦

己巳年九月十二夜夢讀書若負崎之與向若不解有人告余曰崎音戲山也若水也

丁未重九夜夢一書內云栢古楊也色赤子著地當盛夏而生以暑氣迫之故名然則殷人以栢之義其在斯乎

己酉七月十六夜夢對聯蒼蒼青玉案皎皎白欄楯

丙午八月二十之夜夢在山右道中遇二人如武弁似

契濶有年者擬各爲詩以相贈答而悲不能成字也余乃代爲一絕云戎馬鞍頭見弟兄十年風雨足離情莫嫌野店無佳酒且說相思待月明

康熙丙午八月二十六夜夢邑尹王公仲理貽畫桂一幅莖紫赤色葉披郁扶離宛如生成囑曰此非渲染所成其枝幹從壁山採來紫木一種爲之且可採其子種之此榦植栽當復秀麗及把翫見桂子青鬱之色殊非凡品余笑而受之

己酉秋七月十一夜夢吾鄉向西崑先生遣一价貽余書係東殘幅書云人皆笑老夫之愚老夫誠愚矣掩淚重泉將復奚及借重賢親寄語吾兒凡可以與人者槩

以與之負薪行乞有何不可老夫雖不遠古人而相識半天下當必有收卹之者醒即丙燭記之以貽其子而吾鄉人皆謂爲妄余亦不辯然此書語酷似先生余亦不曉

又論書二十二則

余幼時從貴公子家見案頭法帖甚富然觀其落紙似三家村學究徃徃效宋字體或似篆似隸以自文飾余嘗笑而惜之記余自己丑至今所得法帖如大觀樓李邕娑羅樹碑擬山園淳化帖停雲館聖教序小歐碑研廬帖十七帖先後今古足爲臨池之資矣然兒子輩其將奚從雖然文藝末也字至草書尤末之末制葉之暇

取而觀焉亦有所助但不至溺志而予人以笑可也
褚遂良以顧命大臣率以諫立武后故長流愛州並其
子彥甫彥冲皆殺於愛州讀史至此未有不切齒於許
敬宗李義甫者也然考劉洎之寃實遂良誣之似天道
報復之說不爽也是以君子立朝當為猛省偶因覽帖
而有感云

虞世南翰墨始學於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愛然太宗嘗
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
曰書翰殆不專以字名於時也按本傳世南本餘姚人
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
懈至屢旬不盥櫛徐陵稱其類已則其見推於太宗蓋

覈實也今觀其汝南公主墓誌諸帖生動之勢如威鳳
儀天祥龍躍海未易及也

宋文盛詩靡字肥不及古昔遠甚然時運為之在當日
諸公亦不自知也觀蔡蘇兩公筆勢遒勁幾欲脫去而
未免用墨太濃之譏信乎工書之難也

老米當日本不由科第出身而名在蘓黃之間不僅以
字稱也嘗頌其詩文咄咄逼人學者苟能奮勵何患不
得科第亦可不必科第矣

文敏公書畫精絕當時有詠公畫二絕句云吳興公子
玉堂仙畫出王維勝朝川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
種瓜田玉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

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然有子昂之生于元世出亦何傷持論者論世可也

宋書推蔡京當時號黃蔡今帖有山谷而蔡字不傳者何耶甲辰歲時吾鄉有仕嶺表回者榻得黨碑皆京手也按上刻云宇內黨碑皆為雷擊碎獨留此天蓋以著京之惡也然則善書固佳事而品行為世唾罵亦不足道是以君子慎於修身

程明道先生云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蓋指楷書言也然臨池家必取古帖之草書者何余謂人生奔走牛馬為他人驅使倘得一日之閒所濃墨蘸佳筆無論佳與不佳一刻走弄亦我生雅趣甲寅秋杪一日理三十訟事

退食書

字必擬古然規規於古人某點某畫如許圓如許潤如是而為字可惜一段精神只被他人驅使試以右軍帖論已今不襲昨矣况後此者耶

憶少時頗喜古帖而艱於一過往從親處得案几棄擲之零星字帖或壁間屏間有名人筆輒住目不移歸家亦憶錄彷彿奈何楮墨皆先大人簡點未得如意揮霍今收得法帖若干品而應酬紛沓非臨池日也余豈終不善書與

余臨帖時得古人筆意及應酬友朋簡札欲髣髴萬一了不可得者何也先師所謂入見聖道出見紛華者非

耶願得解組歸去日谷口清風林間明月操筆墨作數
年庶可以名字矣

臨池學書此人生雅事要當百務卸脫在明牕淨案和
墨運筆無論佳與否也余今催科未竣軍務紛沓復歲
饑訟煩近築東園雖不甚廣亦頗僻幽然率兩三日一
過偶偷閑弄筆而忙態尚爾也善乎六一老云至哉天
下樂終日在書案洵難得哉

臨字家輒言古法而不知古法在今人法中規規摹古
日某字某法古某是效顰之東施矣

題詩作字即向向鮑謝筆筆鍾王必有一極大官爵始
可壽世若不然董其昌胡以至今猶有遺譏而况不如

其昌者乎而又耑靠官不得張瑞圖胡以至今不傳也
字學必推名公然名公正未必甚佳即近世官京華者
人握靈蛇及細質之古帖亦爾爾人可無官而字不可
無官試問林下翁有幾人門前索帖耶

懷素一釋子而以書名於後世乃人動鄙髡奴欲將並
驅韓退之吾不識其筆墨間視緇流何若耶

淳化帖為臨池家所寶余幼時不及學後兵火冊籍散
失己丑之春得大觀樓帖又為賊持去余之不精書法
率由此也今得真蹟於宦邸又無暇晷視之若暑月饑
人對案頭熱飯急切不得下咽奈何奈何

晴日風煖方牀一覺醒來無事輒磨墨伸紙臨古帖一

二行合此日雅逸滋味也

見古帖則古法離古帖則我法將何日得成字也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真臨池家恨事

孫過庭論書必旁通二篆俯貫八分抱括章草涵詠飛白字豈易言耶余少好詩不避俚俗動輒成篇及見王敬美評太白效顰黃鶴一段竟日不能作一句矣觀過庭論何如耶

字貴工乎抑否乎譬諸三家村中女兒但有修潔處便自可人若概責之學步畫眉將不止十年不字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稍得佳趣子瞻之言也惟在今故國烽火未息歸期未定

父子夫妻尚在天涯每於改歲誦斯語也似未見佳趣也

余幼時頗好古筆法而腕中有鬼弗工也里中姻戚多執筭卷來請余亦弗自醜輒應之庚戌之歲謁選都門亦時作帖幅貽諸年家未知神采筋骨相類與否而干請者未厭也及作吏後牒訴行移之間漸非故我偶得淳化帖日覽一過頓爽然自失

讀莊子五則

世之論莊子者皆以為遺世之書余竊以為不然蓋疾世之務名而無實者也夫鯤小魚也見漢書以小魚而曰不知其幾千里正見無其實而有虛名意且世之治也

恃治天下者也而天下卒不治非名之過耶彼名之大者天下皆仰焉而一日得君不宛然鯤鵬之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哉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所謂格天補天者何在猶是蒼蒼耳舉向之培風圖南功力幾何宜其為蜩為鶯鳩之所笑也其惟至神之聖人乎無已見無功想何也無名也惟其無名肌膚冰雪淖約若處子何嘗為不知其幾千里也不食五谷吸風飲露未嘗培風圖南也寃也乘雲御風而遊四海之外其神凝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以視夫無其功而有其名者何如哉此莊子之書深疾夫好名者也

逍遙遊首篇名也而實蔽全書吾不知其全者何若而

內篇已盡之矣其曰鯤曰蜩曰鶯鳩曰朝菌曰蟪蛄曰冥靈曰大椿曰大瓠曰樗曰齊諧曰彭祖曰湯曰宋縈子曰列子曰堯曰許由曰肩吾曰連叔曰惠子曰客即物論也曰肌膚淖約吸風飲露即養生主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人間世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和德充符也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大宗師也無何之鄉廣莫之野無所可用安所困苦非應帝王也哉吾謂逍遙足以盡七篇矣

莊子一書皆逍遙遊也內篇有七而此篇已該之盡虛空界虛空已耳為鯤為鵬為蜩為鳩為朝菌為蟪蛄為冥靈為大椿物之不齊也為齊諧為湯問棘為宋縈子

之笑為堯為由為肩吾連叔為惠子物論之不齊也而
莊子以無為齊之則物莫之傷而養生有主矣
南華老人於逍遙遊後繼之以齊物論者何逍遙者可
學而至者也而不得至物論為之也大塊虛空惟以有
我因見為彼彼我既起則有形骸因有知慮爰生是非
以及名實而多寡見焉成虧形焉有無分焉儒墨岐焉
而議論多矣甚者利害以動之生死以怵之皆以有我
之故所以老人開口先說嗒焉似喪其耦因注之曰吾
喪我既能忘我則紛紛是非彼我形骸等何自起乎讀
是篇者當於隱几之坐便作物化觀於栩栩之夢即是
嗒焉觀而是篇思過半矣然或者曰蒙莊纏纏幾三千

言蓋深見物論之難齊也子槩弗論然則莊子何多言
耶夫物之不齊亦已久矣况物論乎大約將物論者備
詳之而知其論之所在即齊之所在如是而大言小言
大知小知直以一夢付之夫是之謂齊物論是之謂逍
遙遊曾見吾鄉趙大洲先生持論如此彼作論策之論
者千年來不見南華面目矣

陳明卿謂有涯隨為句余讀之而見南華老人焉齊物
論不云乎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非謂六合之不可
知也弊口舌以講求之殫思慮以研究之有限之知慮
能不死也哉即此二句而養生之訣得之矣至於緣督
為經從來說莊者謂此是養生主是猶落二義矣試看

庖丁之刀到籌踏滿志皆由不肯以有涯隨來余嘗謂
古人著書凡開首一句足蓋全書章首一句足蓋全章
試看學而時習之五字而二十篇之義盡大學之道一
節已盡大學天命一節已盡中庸皆此志也或曰信如
子言孟子見梁惠王云何不盡孟子也是又癡人說夢
矣從來聖賢出仕之局至孟子而一變者何也當時楊
墨充塞縱橫家言使孟子守迂腐故套人類不幾乎息
哉試問終篇湯文皆五百年至孟子七百年猶曰不見
諸侯可乎故一句已盡全書

襍論十四則

世之注阿房宮賦於明星等句俱作遊人遠望不覺失

笑夫山村之婦女尚不許人見其梳掠而况宮禁之中
乎明星即俗所謂曉星也綠雲即天將明之雲色也皆
望幸宮人未明盥漱脂水椒蘭所不暇惜也惟望幸焉
庸知徒聞宮車之過驚雷霆之聲耶如此看似切
滕王閣序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
世以為警聯而落霞乃飛蛾也土人呼為霞蛾是也鶩
野鴨也野鴨逐飛蛾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
飛也不可不知

舊讀唐風見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輒自臆曰此為無子
者言與及見詩疏曰他人非外人自身視之子孫亦他
人也噫是鑿矣愚蓋以為宛其死矣無論有子無子為

他人者皆思入其室也若使他人而為子孫輩也則人之愛子孫愛其長愛其成立愛之極則憂之深憂愛並集生平早作夜寐不避寒暑者惟子孫是計車馬衣裳方將不復曳婁馳驅以貽其子孫也即戒之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車馬衣裳者正拜首至地願此他人之入室而不得者如黃邑之張養中姚見唐生平不易得子納妾而有子曰張璽姚保兒者詩疏之所謂他人也乃養中與見唐所日夜望其入室者也乃養中見唐身死之後為他人者非張璽而為張懋中非保兒而為王汝粹可見他人入室不是子孫實是他人亦并不是無子孫者蓋人死之後無論有子無子凡為他人者皆

思入室也偶審二案而悟詩疏之非

廿一史為史家之海余童子時曾於紙肆針筐之間得數帖披玩數日貧無以購輒為主人持去後丁世變浪遊漢洋之間從士大夫借閱或有未識其書名者即有藏者亦多散失其存者不數代代不數冊竊歎此書之難遇也然其書余竊以為無用書也夫士子貧者不能購即得其書而應制帖括消磨歲月亦不能讀甫通籍仕途或有餘力以購其書而簿書錢穀應酬不給又不暇讀及投老山林而老眼倦勤又不及讀甚矣此廿一史之為無用也余於黃亦得一部後之人其何以付此書望之

漢史兩載高帝奪信符謂漢高之能將將愚竊以為不然蓋所以著信之不反也高帝平昔視淮陰如敵國早欲除之特以楚人未禽耳而韓信自登壇一拜傾心事漢對蒯徹曰漢王遇我甚厚者是已城臯之圍信豈不知之其望漢王之潰圍而出也臣子之誼也在三軍之士知信之心故漢高得輕騎而入耳譬如父與人格於塗奔入子家其子之家人有不開戶而納之者乎使信素有反志聞滎陽之拔城臯之北方堅壁以觀變高帝不得入其軍羽乘其後信扼其前天下事未可知也聖歎評杜之鑿也趨庭日縱目初文法跳脫皆由其襟懷曠逸而金生乃以為悲時語甚矣聖歎之鑿也余謂

兗州為帝王發迹之境聖賢誕孕之鄉子美生長三楚夙熟傳聞久矣欲攬勝於茲一曠其胸中之志何幸而趨庭之餘乃得登樓豈亦日向之兗州耳之也非目之也所聞如是將何日何年以證夙聞乎乃今日為縱目初快心滿意語也浮雲二句正縱目初處由岱而海自青徂徐方輿所載禹貢所紀者乃今日而山川風景依然如故浮雲尚自連海岱平壑依然入青徐也但目之所縱者如是也耳欲尋古嶂惟有秦碑秦以前無聞焉欲問荒城惟有魯殿魯之外無傳焉從來兗多古意僅存此乎臨眺者多許人但見眼界所至海岱青徐一齊入眼但為可縱目而已而弔古躊躇惟我獨焉正子美

有雄視百代俯瞰一切之意作寥落語者大非
班生云昔有學步邯鄲者遂失其故步匍匐而歸後人
增其解曰邯鄲之人善走因而傳襲謂今之捷報斯役
皆邯鄲人將所謂善步者為神行太保之類矣予觀漢
末趙襲有非草書一篇內云昔西施心痛捧胃顰眉衆
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盡效者不獲匍匐
失步則知善步者女子也玩媚盡二字如西廂行一步
可人憐之意與善走何關相沿多年只作男子覺此可
為大笑

焚書坑儒世皆以為李斯罪愚觀商子懇令篇曰國之
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
縣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有十者上無
使守戰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又曰
主好其辨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辨輩輩成羣如
此者不一而止是焚書坑儒已於商鞅始特未焚未坑
耳

小貞吉大貞凶 易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升
菴先生說經引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膏者所以
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
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嗇則凶臣吝嗇
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

之事貞不訓正也升菴謂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
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當如是乎愚謂小貞大
貞吉凶皆從屯其膏見蓋九五以陽德而陷於陰中而
羣陰用事能容一持正者乎若小而議論舉動之間稍
出於正者猶無甚害事若其於綱常名教之地而有正
直不阿者持國是而正之當時之人必不相容其凶也
必矣

唐左庶子蔡京咸通中經制嶺南忌蔡襲功欲沮壞之
請罷戍兵詔以京為宣慰安撫使褊忌貪刻峻條令為
炮熏剗斫法下愁毒為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
使印詔鄉兵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是何先宋之

蔡京而有此人也按李綱有二名一見於隋唐一為宋
宰相皆忠正不阿雖非宋相之比亦不甚相遠豈名足
以定人之生平乎嗚呼慎之

坡公前赤壁賦篇首至水光接天敘已在黃州也清風
徐來水波不興言免譏論也一葦二句言一身犯衆怒
也憑虛御風二句言其初被議之莫測也遺世二句言
在黃之得所也故足之曰飲酒樂甚然當日由中謫外
在衆人或有以悲憤寥落之感動於中者乎於是以怨
慕泣訴四字在客之吹簫中寫出又於客中敘出怨慕
泣訴四段而前日何為其然也後曰客亦知夫水與月
乎坡公寫出無入不自得一段道理即報道先生春睡

足道人漫撞五更鐘之詩一意所以干在朝之怒亦在此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若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王介甫詩也余謂此詩以詠王莽則可以詠周公則不可

吾蜀升菴先生博學至今海內稱宗匠焉而當年議禮一謫賜環無期余嘗讀其文集而歎之一日讀揮麈錄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會館職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而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數日彥遠補外升菴在館時如

注張之對水盡源通之語一時同館未嘗不敬服然入宮之妬安知不出於此故良賈深藏老氏之言非相欺也

一日學博張龍弼及其子學業誦杜詩曰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余為之解曰老杜非縱其子也失學如云自不知讀書因不知教子所以從兒懶蓋責望語也長貧非怨貧亦甘心貧賤而怨怒聽之婦人女子耳蓋獨得語也龍弼以為然

雪鴻堂文集卷十四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喬校

鄉語

吾鄉居天下之西南雖去夜郎牂牁邛笮甚遠而較之伊洛瀍澗則鄙矣予少事浪遊五方之言語頗習其囂雜每憶鄉中語音有慣而不察者今集其所由以解嘲云

鼓隴

小聲私語也

後漢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注曰請為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雁 岸音

雁北方音皆同燕吾鄉呼作岸鹽鐵論引詩雖雖鳴雁以雁為鴟注云鴟當音岸顧野王云鴟古案切則音岸無疑也又按師曠禽經鴟以水言自北而南鴟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鴟音雁隨陽鳥也冬遶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鴟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故集於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鴟然則雁之為岸蓋非土音矣

鴟 訣平聲

吾鄉以咒罵人為鴟而平聲出之夔東梓西則音同訣焉月令鴟始鳴詩七月鳴鴟注皆曰伯勞也按禽經注

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但鸚鵡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則吾鄉之謂詈人為鴟亦盤旋鳴聒將欲搏擊之意也又按呂氏春秋注博勞夏日磔虵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伯勞食虵物理論鶯飛則虵沉鴟鳴則虵結則鴟又有制惡之義

喚豬

既定爾婁豬盍反我艾豨此宋人譏衛公子歌也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豨音啞予嘗聽北人呼豬為婁婁因思吾鄉人喚豬作艾豨皆本於此

折倒

俗謂多事為折倒言每事煩瑣不爽斷將以磨折倒人也南唐有僧號小長者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惑之僧好著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耳因說後主大起梵刹自是國用漸訕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謂之折倒識者知其為敗徵今之言折倒本此

開心見誠 無可無不可

建武十年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

隱伏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吾鄉人稱人爽愷曰開心見腸言心無隱伏也似誤誠為腸然細思之腸為勝又鄉人每說人無成見曰無可無不可蓋用馬援語非用論語語馬援未知無可無不可之義而以沛公當之先儒論之確矣鄉人固為用援語也

可生之途

宋太祖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

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不欲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云

雕鑽

今人謂夤緣巧猾者曰雕鑽本史記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

不直一錢

史記灌夫罵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乃效女兒曹咕囁耳今人罵人增一個字語實本此

無名錢

漢書張安世以名位太盛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橫截

世俗嘗說路橫截過去出楊子雲雍州牧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

傳語

國語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

名器

左傳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稱爵服名器本此

在術中而不悟

張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如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帛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縱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

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狃糠及米

狃 詘 詘 字 同

漢吳王欲反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狃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由此則此語亦古矣

那制

那音羅

俗謂人制縛曰那制國語越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抑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

肉不中喫

如日將食我肉乎我肉不中食或日將食其肉乎此人肉不中食

國語齊姜與子犯謀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不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憐窮

錢財如糞土

僖負羈說曹伯曰晉公子之亡也不可不憐也此之賓

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

謂所積玉帛酒食

玉帛酒食

猶糞土也

效郵

左傳作效尤

晉文公至楚楚子玉將謀殺之楚王不聽請畱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天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路人

司空季子說公子曰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無光

杜子美覃山人隱居詩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畱

戶庭言山人既去哀壑無光

泥人 泥去聲

鄉人以不堪事曰泥人杜詩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
愁泥殺人意用鄉語邵二泉注泥膠滯也非是或又引
泥他沽酒摘金釵以証解杜詩亦非是惟如鄉語解之
忽忽窮愁年年如是豈不泥人子美久客於蜀正用其
語况時正在瀼西尤可証也又白樂天對酒云丹砂見
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休則此語在唐時不僅吾鄉
有之

牽連之親

楊雄答劉歆書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

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慌忽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采州郡辟命皆
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
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對遂死獄中

磅礮

宋玉笛賦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條異幹罕節間枝
之叢生也其處磅礮干仞注磅礮盤薄也今人以言聲
或物

喫虱畱大腿

宋玉小言賦唐勒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蟻

肝會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今之譏人細小者用此

劣厥

蔡邕短人賦其餘阨公劣厥倮婁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則劣厥者不材之稱也

洶溶 水勢奔赴貌

俗有此語以凶勇二字當之誤也按王仲宣浮淮賦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洶沛洶溶迤相驚軼飛驚波以高鶩馳黑浪而赴質

嗃嗃 音格

怒人之多言則曰嗃嗃猴聲也王延壽王孫賦聲歷鹿而嗃嗃或嗃嗃而噉噉

養德

文選江文通擬嵇中散云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李善注堯觀乎莘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輕薄

東漢馬援戒子書曰效龍伯高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又文選江文通擬謝惠連子衿願勿往谷風誚輕薄

老伴

坡詩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

山壓卵

五代史周世宗征河東劉旻曰若遇我兵如山壓卵今鄉語加泰字

不背本

漢書陳平封戶牖侯平曰臣非魏無知無以至今日請以臣爵賞之帝曰若卿可謂之不背本矣因併賞魏無知

子本

今俗謂稱貸物為資本非也按唐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沒為官婢子音孳孳

息也唐詩走謂鄰翁謁子本亦不作資本是可証也

一蟹不如一蟹

俗語本一代不如一代出類說聖宋拾遺陶學士穀奉使江南吳越宴之自蝓蚌至蟹蚶十餘品以進穀戲曰此謂一蟹不如一蟹

深耕淺種

呂太后時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命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歌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概當作淺

看頭射

射音矢

匈奴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子欲立之是時東胡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亟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而逃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將令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先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妾左右之不射者皆斬之自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乃因從頭曼獵隨鳴鏑所向而射之因弑其父是為看頭射云今謂人之不察事機者為不看頭勢訛也

良藥苦口

漢王入關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意欲畱焉樊噲諫

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將軍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樊噲之言可聽也今語改毒為良

包荒

易經☵泰九二包荒用馮河

破天荒

荊州學人多不成名人號為天荒劉蛻以荊州解及第人稱為破天荒云

荒忽

屈原遠遊篇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未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荒忽失志貌慌忽瘋魔貌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附近

仲長統昌言宦豎附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垢圻礮 圻音甲

山海經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西山經 郭璞注澡洗可以礮體去垢圻礮初兩切今人說身體不快為不鬆礮即此注義也

無所不通

山海經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

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脉

下風

秦伯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惟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霜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見西京雜記又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鷓 音腰

雉之少子名鷓老人稱少子曰暮鷓么豚 鷓雁之少

子也雁飛必呼其嘹唳空際者皆鷄聲蓋呼其子也

改頭換面

宗杲謂張無垢門下既得此欄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見五燈會元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

拋家

東漢安城李侯賜以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

慮 志在財帛 於今之計

時俗謂先事而備曰慮東漢鄧禹說光武曰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徃徃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奔命 奔去聲

東漢光武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音義曰舊時郡國皆

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啖平聲

孟子幼時問母東家殺猪何為母應之曰欲啖汝既而悔之因買肉以食之

戲言 戲入聲音吸

成王剪桐葉為珪與幼弟叔虞曰將以封汝左右請期王曰此戲言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因封叔虞於唐今作去聲者非也讀去聲者與讀入聲者與給同吾鄉人謂給語為戲本此

咻去聲音臭

鄉人謂調謔為咻孟子眾楚人咻之朱註咻謹譁也謂以言語雜亂調笑也

塗怕平聲

鄉音謂爛物為塗俗字作畚此杜撰也按小雅出車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正叶華音而注謂凍釋泥塗者其義正合又角弓篇如塗塗附則吾鄉謂爛泥為塗泥正本此又禹貢厥土惟塗泥謂地多雨澤而泥土塗爛也子官山左見土人謂地爛為塗而讀出茶反與華字亦叶朱子時山左已入金未嘗至東海故遷華就塗耳

稽故首施

故音活

時俗謂人謀事瑣屑曰稽稽故故漢史元和三年以鄧
訓為謁者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羗校尉張紆綉誅
燒當種羗迷吾等由是諸羗謀欲報怨朝廷憂之乃以
訓代紆為校尉諸羗解仇結婚交質盟詛期冰合渡河
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勇健
富彊每與羗戰嘗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
用迷吾子迷唐與武威種羗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
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曰稽故
謂稽留事故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今按稽故謂反反
覆覆若有他故令不得戰也

箠子

世俗編竹以渡曰箠子不得其字因以意作字曰箠非
也漢史鄧訓傳訓發湟中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之
縫革為船置於箠上以渡河掩擊迷唐注箠木筏也音
步華反則其本字固作箠也

奴才

漢書拔盧奴注縣名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
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水黑曰盧不流曰奴今之詈人以
奴謂僕御為奴以此輩多不流動活潑也

耐

時俗謂人撒騙為耐或作賴非也賴藉也或作奈亦非
奈倚也漢書音義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謂

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爲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是已犯罪而耐脫之也字當作耐

公車

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今人謂赴京就試爲公車謂所乘爲公車非也凡有事於京都者皆公車又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總領之漢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名言

置音致

今人謂置物者置音從致按漢史廢置官皆用置字字

書置立也東漢光武九年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等官則致可作置置可作致矣

放手

漢明帝即位之十二月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記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無狀

賈誼自傷爲傅無狀注無善狀也章懷太子注肅宗詔詔書既到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謂其罪惡之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呂氏春秋大樂篇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此無狀又不同

種餉 音嘗

漢明帝元和元年詔曰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蓋由吏
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
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為催耕傭賃種餉貫
與田器勿收租餉音注作餉非即鄉語種嘗之稱也

旄牛

俗謂牛之不中用者為毛牛非也崔駰十三州志曰旄
牛縣屬蜀郡前漢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為節旄

天年不遂

鄧皇太后立安帝詔天年不遂悲痛斷心蓋凶辭也今
俗以天年不收為不遂誤也

盜不過五女門

陳蕃疏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
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
五女門以女貧家也

韓婆墳

禮記云菩芻棘栢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輶注
云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菩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轆
輶而去喻無險難又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
祈也又詩取羝以輶古義云輶祭卿大夫用酒脯天子
以犬諸侯以羊有出行之輶有祭行之輶今蜀中山路
之側多壘石積薪成堆號為韓婆墳行旅必拾株石加

於其上以為行路之吉蓋祖道之遺意也又予過南陽汝鄧之間路側亦多有此其祖道之禮廢而人自為之乎殆不可改矣

詭話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今作鬼非也

望子

沽酒家門懸酒帘蜀人呼為望子東京夢華錄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曳下望子則望子不獨蜀稱亦且古矣

爛腸食

呂氏春秋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至也枚乘七發亦用其語有誤作濫觴者可笑

虧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世之言交易謂虧少價直者本此與成虧字有辨

無染

今人言與伊無染見呂氏春秋常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云

允話

呂子勸學篇凡說者允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允而反說之夫弗能允而反說是拯溺而礮之以石也是救疾而飲之以革也按允說也欲其因此和說也今世俗和人口舌欲其從此和說故曰允作對者非

喀喀

爰旌目餓於道狐父之盜其者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某也曰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出呂氏春秋

掩耳盜鈴

裴寂勸李淵舉兵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帛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特鄉人改為鈴或傳久而訛耳然鐘鈴皆非掩耳可盜者也

三脚

詩米蘋維錡及釜毛氏曰錡釜屬有足曰錡鄭康成云錡三足釜也神仙傳周貫號木雁子欲度李生生不從貫作煮藥鐺記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然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

隼定

隼鷓屬也埤雅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隼今之言隼定取此

殘戚

漢呂太后惡戚姬高帝崩熏耳剔目折割手足納之溷中五官俱殘

憺懼

建炎己酉三月苗劉之變其黨王世修嘗與二兇語闈宦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羣闈游湖山世修以劄子具陳其事張徵不納世修憺懼而退見揮麈後錄

打通同鼓 漫上不漫下

宋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為戲云出宣政雜錄

五馬

謂太守為五馬或引干旄詩良馬五之句為証鄭注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視州長故法御五馬又漢官儀古

乘四馬秦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

薄脆

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側厚即武林故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辟飛

唐駙馬柴紹之弟某能飛簷走壁唐太宗謂此人不可官京師爵以外官當時人號之為辟飛云

日子

俗謂日子曹公檄吳將枝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子發檄時也則日子蓋即日時也

累

稱妻子為內非也內可以言妻不可以兼子字作累漢史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課馬

世俗謂牝馬為課馬借作騾非也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

瓜葛

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又晉王導與子悅奕爭道導歎曰與子有瓜葛那得爾耶

乞音氣

吾鄉謂與人物為乞音文之者曰與去聲按杜詩人猶乞酒錢乞讀作氣注乞猶與也郝敬曰乞謂分給之也又杜子美贈虔詩曰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撲禪

南齊何遜精言佛法既斷食生猶欲食肉以白魚蛆脯糖蟹非見生物疑食蚘蠅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岢以為宜竟陵王子良見岢議大怒又遜兄點亦道節清信周顒與點書勸令菜食中有云區區微卵脆薄易矜瞻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恤况可甘心撲禪加復恣忍吞嚼鄉人言宰殺之聲曰撲禪本此

祿菽

今人謂來多為陸續訛也南齊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文嘗敝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語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菽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

墨墨

竇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驚惟故齊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歡喜

杜審言為雒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叅軍又與州寮不

合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講審言罪狀繫
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於府中酣燕審言子并年
十三懷刃以刺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審
言因此免官還東都為文發并後則天召見審言將見
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舞蹈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
見賞

滴博

滴博蜀之西山城名也指滴博為界以要吐蕃杜詩已
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吐蕃城名

赤紅厓打白紅厓

宋王沂公倅饒日判官白稹以片紙假緡五纒公笑曰

榜下新婚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耳簡尾書
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
缺赤紅厓打白紅厓

陵斥

西羗傳西戎作逆陵斥上國

劈斫

劈音撇

鄉人謂便給者曰好劈斫見孟東野峽哀十首之二上
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劍相劈斫石波怒蛟虬謂水
石相闢也

鏤

李賀詩攢蟲鏤古柳鄉人謂物之朽蠹者為鏤本此

蕉紅

宋子京益州方物記有紅蕉花注於芭蕉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蜀人語染深紅者為蕉紅蓋做其殷麗云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爾耶

落吾手

鄉語有落我手語杜詩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白樂天天與夔水人終焉落吾手

先後俱去聲

史記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注兄弟相謂先後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韋昭云先妯後娣

鬻子

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正義注北人呼為鬻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裕支窩

禮深衣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裕者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俗言裕支窩者本此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